

許茂和他的女兒們

原著：周克芹
改編：許謀清
繪畫：徐恒瑜

沒想到這天早晨，四姑娘卻在小屋屋檐下，壘起一個小小的灶頭，並對老漢說：「我想了這幾天，實在是不走的好……」

「你說啥？」老漢像突然挨了雷轟，直氣得橫眉豎眼，跳起腳吼道：「胡說！哪有這樣撒脫的！哼！哼！」他氣得鼻子打響。他簡直受不了了。他根本不打算在家裏養一個離了婚的老姑娘！

九妹許琴來到小屋前，拉着四姐的手說：「我有句話，你可別怪我多嘴……四姐，你才三十歲，這樣年輕，日子還長呢！何必這樣？」

四姑娘使勁擺着九妹的手，說：「老九，不要說這些。這會兒，我啥都不能對你說。說出來你也不懂，你還小啊！」她催老九快走，別誤了公社開會，兩個人都哭了。

四姑娘花了一整天工夫，把小屋裏裏外外收拾得乾乾淨淨，牆上糊了白紙，天落黑了，點起煤油燈來，小屋裏居然也顯得溫暖而有生氣了。

四姑娘又開始了每晚必做的針線活。這些日子，她避開九妹的眼睛，撕了一件從前姑娘時代穿過、至今壓在箱底的襯衣，縫一件小棉衣。在孤燈下，行針走線，多少往事又湧上心頭……

連環畫連載（二）



鄉愁的胎記

幺叔從小城來，帶着新婦幺孀，說是來看望久未相見的我，其實是幸福得難以掩藏。

論輩分，幺叔雖大我一級，但年齡卻小我十五歲。因為性情相投，本族中只我倆走得最近。我可以略誇海口，是看着他成長起來的。

幺叔生性軟弱、木訥，但學業優異，人稱「老學呆」。考學、就業之後，經同事撮合與本單位一前輩的女兒完婚。婚姻數年，兩人日子過得如同「跑調」的二重唱，東扭西掙，南轅北轍，女嫌男像一塊毫無用處的木頭，不親，不熱，不動，不勞，不通情理，不開竅；男抱怨女粗枝大葉、怨氣冲天，活像個夜叉。勉強支撐一段時日，不打自散。

年許，新畢業的幺孀如期而至，似是天意。沒多久，兩個人便電光石火，燃燒起來。木訥、沉鬱的幺叔，突然變成了另外一個人，彷彿被靈異附體，談起戀愛來

隨人現化

任林舉

有如情聖轉世。竟是他，先向那個溫潤如玉的江南女子發起了攻勢。之前是否有氣息感應和眉目傳情外人不得而知，據說，某日幺叔突然主動對女子表白：「我一見到你的那天，就感覺心微微那麼一痛，才知道，許多年我就是為了等待這一天，你終於來啦！我們相愛吧！」女子立時無語，流下淚來。一段如火如荼的愛情就這樣展開，並一時在熟人中傳為佳話。

這事情在別人來看，可能不足為怪，但依我對幺叔的了解，卻是一個不解之謎，他一個不折不扣的呆子，到底是從哪裏盜來的激情和靈性呢？

思索中，終於想起《聊齋志異》裏那篇《毛狐》。

故事講，有個農夫叫馬天榮，二十多歲喪偶，貧不能再娶，忽一日，在田間遇到一個少婦，便心動相戲，那女子也不拒絕，便「遂相愛悅」，以身相許，當夜便做起了露水夫妻。馬雖粗糙但也並不是笨人，知道那女子並非凡俗，便直接想問：

「你是不是狐？」那女子自認不諱。這時馬天榮有點不樂意了。心想，今生總算遇到一回妖精，竟不是傳說中的花容月貌！因為心有不甘，便直截了當問那女子，人都說狐仙個個國色天香，可你為什麼長得如此平凡、粗糙？那女子也不客氣：我們狐狸都是「隨人現化」，你若是英俊儒雅的書生，我當然要華容月貌，想變成這樣也不好意思！可你照鏡子瞧瞧，你無才無德粗俗淺陋的一介農夫，我怎麼能變得更好看呢？沉魚、落雁、閉月、羞花，你消受得了嗎？

隨人現化。

真是太奇妙啦！似乎一個詞彙就能解釋世間的一切事情。如此，我的困惑已迎刃而解，幺叔也是因為受那個江南女子的感動「隨人現化」了。愛與激情，原是因為有美妙、可愛之人，才被激發出來的呀！可原來的那個幺孀，會不會某一天因為遇到一個可愛之人，也變得溫潤如玉了呢？

家鄉出了個上將軍

白頭翁



閒話煙雨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年僅三十九歲的徐樹錚被授予中華民國陸軍上將軍軍銜。他是我們家鄉安徽蕭縣出的第一個也是至今唯一一個上將軍。

徐樹錚是安徽蕭縣官橋鎮禮泉村人。離我們老家幾十里路，離徐州更近，官橋鎮的老鄉說，他們前腳邁進徐州，後腳還踩着蕭縣。按照民國初年名人的稱謂，尊姓加上祖籍，袁世凱稱「袁項城」，段祺瑞稱「段合肥」，徐樹錚被稱為「徐徐州」，蕭縣沒有沾上光，人們都以為徐上將乃徐州人士也。其實徐樹錚家的祖墳都在蕭縣，都埋在禮泉村外，他被殺後，屍體也千里迢迢的從河北廊坊運回來，安葬在祖墳塋地裏。沿用一句蕭縣的老話說：「徐徐州」生是蕭縣的人，死亦是蕭縣的鬼。

只說一件徐樹錚年幼苦練書寫之事。當時徐州天冷，徐樹錚年幼手嫩，為練好字要縮起衣袖高懸手中筆，以致提筆的右手被凍裂流血紅腫，其母憐之，多次讓他「歇手」，後來其父看其手凍得又紅又腫，手背布滿裂縫，也同意他不再練筆，而徐樹錚卻不屈不撓，冬練三九，夏練三伏，一如既往，始終如一。十三歲當秀才時，遠近就有求字者，逢年過節，登門求對聯喜字的絡繹不絕。徐樹錚苦練的這手好字，果然日後有了大用，沒有這手好字，他便無緣結識段祺瑞，更無從登中國政壇之門。

一九〇一年，徐樹錚二十二歲，飽讀詩書，帶着寫給袁世凱一紙萬言書，《國事撫條陳》，隻身從徐州直奔山東濟南，等待袁世凱接見。徐樹錚那時真有李鴻章之氣：「丈夫隻手把吳鉤，意氣高於百尺樓。一萬年來誰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那年李鴻章也剛滿二十歲。

徐樹錚果然厲害，袁世凱讀萬言書後，甚感驚訝，很多看法竟和己不謀而合。他隱約感到上書的年輕人不可小視，將來可能會有大用。但因為他當時正值服喪期間，不便見外客，便讓山東省



▲徐樹錚乃安徽蕭縣官橋鎮禮泉村生人 資料圖片

道台朱忠奇代他會見徐樹錚。朱道台何許人也？自以為天下之名士，視天下絕無英雄，除了巡撫袁世凱，他何曾正眼大瞧過眼前這個毛頭後生？頓指氣使，盛氣凌人，話難投機，端茶送客。徐樹錚和袁世凱失之交臂。

徐樹錚當年十分自信，自信此行必得袁世凱賞識，便隻身投靠。此時被冷逐出街，已然囊中羞澀，無以生活，無奈之際，當街擺攤賣字，多虧了他少年的勤學苦練。

人生的拐點竟在瞬間。此時恰逢時任山東省武衛右軍炮隊統帶兼隨營武備學堂總辦的段祺瑞途經，看到當街有那麼多人求字，不禁駐足細看，但見徐樹錚雖然近寒冬而僅禦夾袍，但器宇軒昂，錚錚有神，觀其字，竟然蒼勁有力，筆筆到位，果然有神。

段祺瑞是民國初期文化修養頗高的軍閥，他冷觀徐樹錚筆下龍蛇，揮毫自如。段祺瑞認為其有才，可能為我所用，故以禮相待，請到舍下，共述國之大計，竟然不謀而合，兩人相見恨晚，得以知己。自此，段、徐結為同盟，段為徐主，徐為段用。一九〇五年，段祺瑞又出資送徐樹錚去日本士官學校深造。五年學成後歸國，那年徐樹錚三十一歲，正值風華正茂，展示才華時節。徐樹錚為報段祺瑞知遇之恩，忠心耿耿，

殫思極慮，全心全意為段服務。以他的聰明才智，以他的博學才華，以他的學成識就，以他的觀察分析，使段逢難必克，逢戰必勝，成為段祺瑞的智囊、靈魂，被譽為北洋軍中的「小諸葛」「小扇子」。段祺瑞對他言聽計從，寵信備至，無所不依，在段祺瑞當國時期，段政府的大政方針，甚至「陰謀詭計」概由徐出。歷史證明，段用徐如車有轅，徐投段如魚入水。也正因為段之信任重用，徐之有才才謀有魄力，才導致一人之下，驕張無所顧忌，跋扈無所不為，最終被殺。

徐樹錚有才，史上有記，不是時人吹的。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義，辛亥革命爆發，形勢錯綜複雜，風雲多變。此時，以段祺瑞為首的北洋四十二名前線指揮官突然發出通電，籲請滿清皇帝退位，實行共和政體。他們是滿清王朝垂死掙扎的最後本錢，前線精銳軍隊的反正，使清帝不得不發表退位詔，數千年的封建帝制在中國宣告結束，而那篇清帝的退位詔書，就是徐樹錚代草擬的。那絕非一般文人政客能拿得下來的。

徐樹錚國學底子打得不錯，下過苦功夫，平時講起話來，之乎者也，引經據典，信手拈來，琅琅上口，提筆引文，立馬可待。這和當時的許多北洋軍閥截然不同。最典型的像直系軍閥曹錕，人稱「曹三傻子」，他自己也直言不諱，言之「扁擔倒了也認不得是個一字」。徐樹錚留下詩詞二百多首，有的寫得相當不錯，確有水準。他在收復外蒙古後在庫倫曾寫下一首《念奴嬌·笏》寫得憂國憂民，真情實感又浩然正氣，一氣呵成，堪稱佳作：

「蒼然長嘯，帶邊氣，孤奏荒茫無拍。坐起徘徊，聲邊處，愁數南冠晨夕。夜月吹寒，疏風破曉，斷夢休重覓，雄雞搖動，此時天下將白。

遙想中夜哀歌，唾壺敲缺，刺怨填胸臆。空外流音，才睡濃，胡遶烏鳥驚逼。商婦琵琶，陽陶簫簫，萬感真橫集。瑯玕推枕，問君今日何日？」（一）

旅途中不期而遇的動物們

梅 莉

有戴花的鹿，但我的驚喜並未減少半分。

於是，想起去年夏天在越南的芽莊海邊，高溫如烤，遊人都泡在海水裏避暑。岸上的一隻小土狗一路狂奔到海裏泡了個澡，游了幾下水，然後，牠抖落身上的海水，立在沙灘高處俯瞰海水裏的眾生。我以為接下來牠會心滿意足地回家了，誰知牠又像豬一樣幸福地在沙灘上連打幾個滾，弄得一身沙子走了。剛才的澡真是白洗了呢，我替他萬分遺憾。轉念一想，或許牠就覺得這樣才快樂呢。於是，這隻狗在我的鏡頭裏永遠快樂地張着嘴巴，眉眼間的表情仿佛是在傻笑。

看完薰衣草的第二天，我們去了北海道的洞爺湖。一直看慣了日本景點的迷你精緻，洞爺湖的遼闊與秀麗讓我想起中國的千島湖。湖光山影，空氣透明，恍若仙境。在這裏，我又不期而遇了一群海鷗。海鷗一直跟着遊船在飛旋。同船的孩子們立在船舷，手裏舉着一根根蝦條引誘海鷗來搶食。海鷗們的膽子還真大，如一架架迷你小飛機似地俯衝過來一下子就啄走了蝦條，逗得孩子們陣陣歡笑。美麗的海鷗一會在天空翻飛，一會在水裏游泳，天空是家，湖也是家。湖水深藍，山影翠綠，海鷗展翅飛翔，拍出來的照片，張張像明

信片一樣。說實話，洞爺湖如果沒有這麼多海鷗，還真是單調乏味了許多，時間一久，也未必能記住，泯然於眾湖矣，再說杭州西湖、千島湖也確實美得很。但是，因為這群可愛的海鷗一路保駕護航，倒也是一種特別的體驗。以至於來過的朋友都會說，洞爺湖的海鷗很多很多，可愛得要命，不怕人的。

我就愛不怕人的小動物，牠們徑直在人身邊走來走去，讓我覺得自己人畜無害感覺挺好。不論是脖子一伸一縮的鴿子，或者眼神狡黠的小松鼠，都能讓我停下行走的腳步跟牠們玩上一會兒。

這次在日本還不期而遇了無處不在的烏鴉，時不時地在我頭頂上「啊……啊……」地叫幾聲，初聽上去有點嚇人。因為在我們國家烏鴉的啼叫被視為不祥之兆。但是，在日本烏鴉被視為吉祥之鳥，是日本人心中至高無上的神鳥。人的思維很奇妙，只要你把事情往好的方面去想，也就變好了，比如聽多了烏鴉的啼叫，雖然並不覺得有多好聽，但也不覺得嚇人了，估計再聽幾天，會覺得烏鴉的叫聲很酷很帥呢。

動物是人類最好的朋友，我從不以為人類比動物高出一等。不知誰說過：「你以為狗不會上天堂嗎？告訴你，牠們會比我們任何人都早到達那裏。」沒有更同意的了。



人與事

從日本的新千歲機場出來，我們找的當地導遊來接機並驅車去富良野的酒店，準備明天去看薰衣草。天空中飄着細雨，暮色四合，一天的舟車勞頓，使我昏昏欲睡。

突然，導遊的車速慢下來，他說，一隻鹿正攔在路中央。我瞬間清醒，抬眼與一隻深褐色的小鹿四目相對，牠的眼裏有驚恐與慌亂，呆呆地看着車裏的我們，不知何去何從。導遊把車完全停下，直至小鹿慢慢地走遠。哎呀，這生態環境未免太好了吧，來日本的第一天，與一隻小鹿不期而遇，讓我的心情很愉快。眼前浮現一句優美的話：「遇見你如同遇見一隻戴花的鹿一樣不易。」雖然我遇到的是一隻沒